



初級組 冠軍

聖若瑟書院 譚靖煜

題目：社區感官之旅

星期六的早餐桌上，爸爸提議：「今天跟我來一場特別的旅行吧？」我和弟弟都抬起頭來，看着他。「今天的旅行，不用手機拍照。」他把相機遞給我，是一台頗有年代感的奧林巴斯膠片相機，金屬機身上帶着些許劃痕。「用它。它只有 36 張底片，意味着你只有 36 次按快門的機會。所以每一次，都要先調動你的五感『對焦』。」

爸爸平日最愛研究樓房與街道的圖紙。他說，這次要帶我們體驗一次「無行李」的徒步，用雙腳丈量城市。我們的路線將從繁忙的上環地鐵站 B 出口開始，途經德輔道中、文咸東街、摩羅街、荷李活道，再繞至半山的堅道。這條路線，彷彿濃縮了香港「山海之間，彈丸之地」的特質。

地鐵月台裏是慣常的冷氣味與廣播聲。隨着人流從 B 出口走向地面，空氣逐漸變得溫熱、潮濕，混合着塵土與食物的氣息。一輛墨綠色雙層電車正緩緩駛過德輔道中，車輪碾過路軌的聲響，在玻璃帷幕牆的高樓間迴盪。方才地鐵在隧道中呼嘯疾馳，電車卻彷彿刻意放緩腳步，容許路上的行人與車輛從容跟隨。

我舉起相機，透過取景框，將電車的「慢」與地鐵口的「快」納入同一畫面。我猶豫沒有按下快門——我想先讓那「叮叮」聲在耳中留下印記，讓這份緩慢的節奏在心裏沉澱。爸爸說得對，有些速度，是需要用耳朵來衡量的。

「同一條街道，地下是飛馳的地鐵，地上是悠然的電車。」爸爸說，「電車沿着港島北岸運行了百餘年，是一輛『移動的城市記憶』。」我望着車上或坐或立的上班族、長者與遊客，忽然覺得自己不只是穿過馬路，而是步入了一條快與慢交織的時間軌跡。

從德輔道中拐進文咸東街，空氣立刻被一層濃郁的鹹香籠罩。那是乾貝、魷魚、蝦米等海貨混合的味道，略帶辛嗆，卻又透着熟悉的溫暖，讓我憶起農曆新年前夕，家中準備年夜飯的夜晚。

街道兩旁海味店鱗次櫛比，木架上掛滿乾製海產，透明箱裏堆着金黃飽滿



的瑤柱，店門口則陳列着一袋袋蝦米與乾貝。店裏的老師傅與夥計正用老式秤具稱重，金屬秤砣與秤盤碰撞發出清脆的聲響，與遠處電車的「叮叮」聲在我腦海中交織。

爸爸說，這一帶是香港著名的「海味街」，不少店舖已有近百年歷史，既是市民辦年貨、遊客選購手信的熱門地點，也見證了昔日香港作為轉口貿易樞紐的重要角色。聽着他的講述，我彷彿看見舊日工人在鄰近的海岸碼頭卸貨，扛着一袋袋海味穿梭往返；今天我們所站的位置，早已因填海而遠離當年的海岸線。

撲鼻的鹹香讓我立刻想拍攝眼前琳琅滿目的海味，但我停住了，深吸一口氣——彷彿將這濃厚而古老的氣息，當作第一卷膠片，珍藏進記憶的寶盒。睜開眼後，我才按下第一次快門：鏡頭對準的，是一位老師傅正在撥弄黃銅秤砣的、布滿歲月痕跡的手。

我們開始往上走。路邊攤檔與店裏陳列各式古董：舊式電視機、收音機、打字機堆疊在角落；黑膠唱片整齊排列；布偶與鐵皮玩具的色澤已略顯斑駁；桌上攤開發黃的明信片與電影海報，有些印着僅在歷史影像中見過的明星面容。幾位外國遊客止步彎腰細細尋覓，不時拍照、讚嘆。爸爸說，由於這裏歷史氛圍濃厚，摩羅街被旅遊指南推薦為懷舊尋寶之地，吸引了許多中外遊客前來「探秘」。正當我端詳一輛舊鐵皮火車模型時，一陣濃郁的咖啡香氣飄來。

循着香味，我發現一家小巧的咖啡館悄然藏身於古舊店舖之間。透過玻璃窗，可見年輕咖啡師正專注沖泡，而他們使用的杯子，竟是印着「萬壽無疆」字樣的傳統中式蓋碗。我們進去點了杯咖啡，捧在手中時，厚實的瓷杯邊沿仍透着暖意。爸爸讓我嘗了一口，南美咖啡豆特有的微酸與苦香在舌尖化開，卻是從一隻充滿傳統意趣的杯中流淌而出。那一刻，我忽然理解何謂「中西合璧」——嶄新的風味注入古老的容器，年輕的生命力在歷史街區悄然綻放。原來，一座城市可以在回望過去的同時，堅定地向前行走。在這裏，我透過取景框，將古玩攤上色彩斑駁的鐵皮火車，與咖啡師手中熱氣氤氳的「萬壽無疆」蓋碗重疊在一起。這奇妙的交融使我按下了第二次快門。

繼續上行，我們來到荷李活道的文武廟。踏入廟內，空氣中瀰漫焚香後的煙靄，略有嗆感，卻伴隨着難以言喻的寧靜與安定。抬頭望去，螺旋狀的塔香懸垂半空，香火煙霧在光線中勾勒出縷縷白痕，殿樑已被長年累月的香火薰染成深褐色。



爸爸輕聲告知，文武廟是香港最早興建的中式廟宇之一，昔日不僅是祈福場所，更是華人社區調解糾紛、宣誓的重要地點，堪稱社區的精神核心。我看見有人合十默禱，有人持香在爐前躬身敬拜。我也在心中悄悄許下一個小小願望：願這座城市在紛繁變遷中，仍能保有內心的公正與信念，不全然被喧囂淹沒。

廟內香火繚繞，光線昏暗。我嘗試拍攝懸垂的塔香，但取景框中一片朦朧。爸爸在旁輕聲提醒：「有些地方，並非為了『拍攝』而存在，而是為了『呼吸』與『感受』。」我放下相機，讓那份沉靜直接浸潤身心。

步出文武廟，我們轉入名副其實的「樓梯街」。這裏幾乎全是石階，一級接着一級向上延伸。起初我們談笑風生，上行不久後，便只剩下逐漸加重的呼吸聲與鞋底叩擊石階的聲響。石階表面被歲月磨得略顯光滑，粗糙的質感透過鞋底傳來，我不由得集中精神，雙手下意識地攥緊了背包帶。

攀爬樓梯街時，汗水滴落在相機取景框上。我喘息着，將鏡頭對準腳下無盡延伸的石階。這一刻，取景框彷彿成了一個隱喻：港人的人生，不也常是在這樣狹窄而堅定的框架內，一步步向上追尋光明的構圖嗎？

黃昏，我們坐上回程的電車，我將已拍完的相機抱在胸前。36 張底片用盡，但我知道，最重要的畫面從未被底片記錄：是爸爸講述往事時眼裏的微光，是從地鐵站出來聽到的第一聲「叮叮」，海味街的鹹香，摩羅街古董和咖啡混合的氣味，文武廟嗆鼻的煙香，樓梯街粗糙的石級，從車窗看着剛才走過的街道一格一格倒退……

爸爸看着我手中的相機，說：「在底片時代，按下快門只是開始。真正的魔法，發生在暗房顯影的過程中。那些你真正看見、聽見、嗅到和感受到的，此刻正在你內心的暗房裏，慢慢浮現成只屬於你的香港影像。」我恍然大悟。原來，「說好香港故事」本身就是一個顯影的過程。它需要親身走入社區的「暗房」，以感官為顯影液，將那些潛藏在街道皺褶、日常聲響與平凡面容裏的歷史與情感，細心溫柔地呈現出來。

電車再次「叮叮」作響，我緊握着這台略顯沉重的老相機。它像一份剛啟程的責任。我將帶着這雙被取景框訓練過的眼睛，以及一顆被 36 次慎重選擇所塑造的心，繼續為我的城市顯影。因為每一代人，既是上一個時代的底片，也



是下一個時代的顯影師。而我的故事，就從這第一卷，開始緩緩顯影。

註：得獎作品旨在記錄及分享參賽學生當下的處理內容及創作能力。大會以原稿完成評審工作後，在不損作品文意及行文風格的情況下，進行校對及修訂。大會已盡力確保所刊載的資料正確無誤，惟資料只供參考用途。